

“爸爸妈妈是医生，现在他们在抗疫前线”

原创 林少娟 南都周刊

热点



一些医护人员和他们子女的故事。

文 | 林少娟 编辑 | 沈小山

他们是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：

2月7日中午，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举行驰援武汉医疗总队成立出发仪式，再派131名精兵强将组成“特战队”驰援武汉，医疗队将支援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。

2月7日，武汉机场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医疗队到达武汉，偶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疗队伍，两队医生护士隔空呼喊“加油”。据悉，他们将共同接管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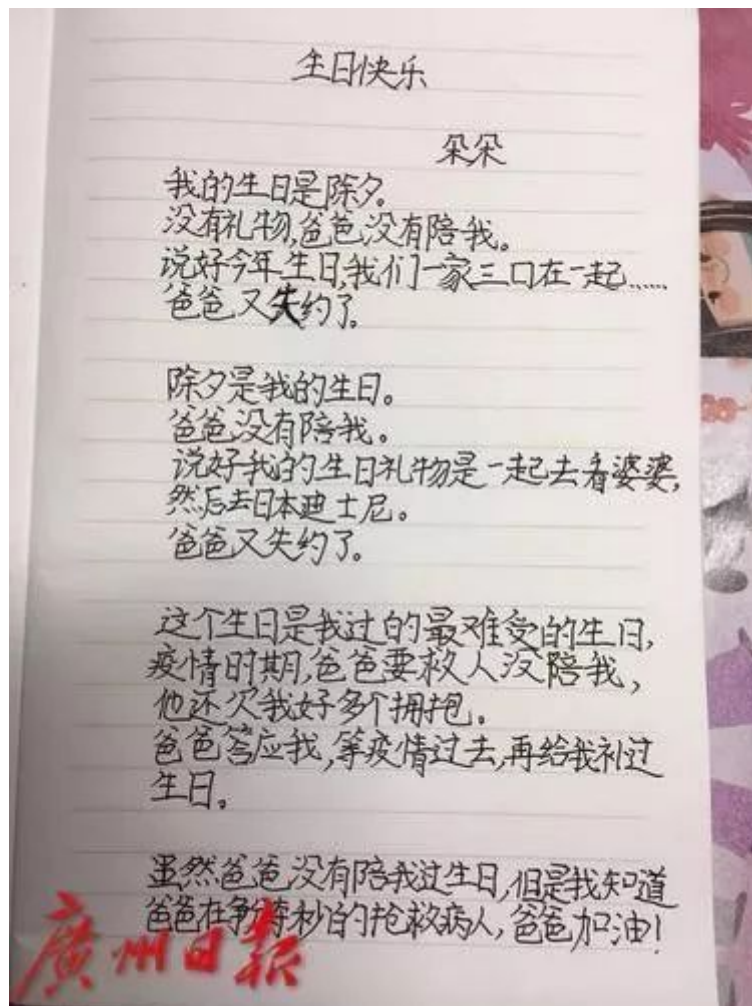
.....

他们也是爸爸妈妈的孩子，以及孩子的爸爸妈妈：



2月7日上午8点，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第二批医疗队赴武汉驰援武汉协和医院，在院本部大礼堂即将举行出征仪式。26岁的耳鼻喉科护士卢芷茵正在和爸爸妈妈、同事拥抱。（图据广州日报）





广州海珠区9岁女孩朵朵一笔一划写下一篇名为《生日快乐》的日记。她的父亲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急诊科宋卫华医生。2日早上，朵朵央求爸爸可不可以抱抱她再去上班，却被爸爸“残忍”拒绝：“不可以，朵朵要离爸爸远点，爸爸接触了病人，等疫情过后再抱朵朵！”（图据广州日报）

疫情之下，我们采访了一些“普通人”，请他们讲述那些“普通的”医护人员和他们的子女，有着怎样的故事。

凌晨五点的电话

黄沁是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吵醒的——婉转、悠扬的系统铃声曲调，没有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妈妈的手机铃声。身侧的被子被掀开，随后是拖鞋相撞的声音。黄沁听到妈妈问了一句：“是不是要立刻回？”两秒之后，这名妇产科医生沉稳地回复：“好的，我马上回去。”

这里是江西抚州的一间山庄。大年三十的凌晨六点，天际还未破晓，黄沁一家却已经灯火通明。地上散乱地放着一捆捆蔬菜，还有几条活鱼。“姨妈、舅舅们看到妈妈的微信后，早早起来去鱼塘里捞的。”黄沁说。

如果不塞车的话，10个小时后，这些储粮将随着黄沁爸爸的车抵达900公里外的深圳。而在当晚，深圳市卫健委公布了深圳市15例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详情。



妈妈返深后，黄沁的姨妈在朋友圈里感慨：“刚到家就接到归队的通知，姐姐身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在此时也是身不由己！”晚上，一桌热气腾腾的年夜饭如期张罗，众人斟酒、碰杯。黄沁的外婆生养了六个子女，常年天南地北，很少聚齐。今年是难得的全部到齐的一年，尽管这场大团聚只维持了不到24个小时。

在黄沁迄今为止的18年记忆里，这不是妈妈第一次缺席年夜饭。

“私心地讲，我不太愿意妈妈回去上班。”黄沁的语气有些复杂。尽管疫情并未大规模地席卷各地，但随着感染数据不断攀升，口罩、防护服开始成为微博常驻热搜词，身处疫情中心区外的人都隐隐焦躁起来。

高悬于顶的病毒阴影，让黄沁开始有些信息敏感。“每天睁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微博刷疫情数据。”疫情新闻排山倒海，黄沁的心情在雀跃和焦虑之间往复，如同弹珠。

而在1400多公里的山东省，舒朗的爸爸正准备出门前往医院上班。口罩、手套、无菌帽、防护服、眼镜，这是舒爸爸每天上岗时必要的装备。

尽管所在的骨伤科并不是与疫情直接接触的科室，但舒朗的爸爸还是在除夕晚接到了加班的通知。电话响起的时候，舒朗的妹妹正缠着爸爸，撒娇着要拿爸爸的手机看视频。

“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。”舒朗叹了口气，“尤其怕因为疫情恐慌导致的冲突。”

舒朗的爸爸是本地的一线医生，2003年非典爆发的时候，舒朗曾一连几日见不到他的踪影。为了和爸爸见面，舒朗故意将自己弄感冒直至高烧。“但是我爸依旧没回来。”舒朗说，“后来我才知道，爸爸听说我发烧之后急得跟院长起了冲突，得知我退烧之后在电话里一个劲地哭。”

17年后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国多地爆发，舒朗的爸爸如同2003年一样站到了抗击疫情的前线。舒朗现今已经26岁了。这一次，舒朗不再需要故意将自己弄感冒才能见到爸爸。

“好在我也是医疗行业药剂的一员了。”舒朗的语气带着欣慰，“这次我可以跟爸爸一起坚守在岗位上，共同对抗疫情。”

下午三点的年夜饭

码得整齐的生菜、金针菇，肉丸对成两半切开，汤底冒出微黄的气泡，林博瑶一家的年夜饭在火锅的热气中徐徐开展，而墙上的挂钟显示着此刻的时间是下午三点。

“爸爸五点就要去医院值班，只能提前年夜饭的时间了。”林博瑶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原委。“吃完刚刚好。”

林博瑶一家住在广东省某个边远小镇，而爸爸是镇上医院的院长。疫情爆发之后，林爸爸所在的医院被收为定点治疗医院。镇上第一例疑似病例送到医院的时候，林博瑶的爸爸恰好休息。“其实有点小庆幸。”林博瑶说。但很快，第二例疑似病例接踵而至，林博瑶开始有些不安。

小镇地处偏远，经济落后，镇医院的防护物资十分有限。为了将更多口罩留给爸爸，林博瑶一家自觉地取消了所有聚会活动，“尽量不出门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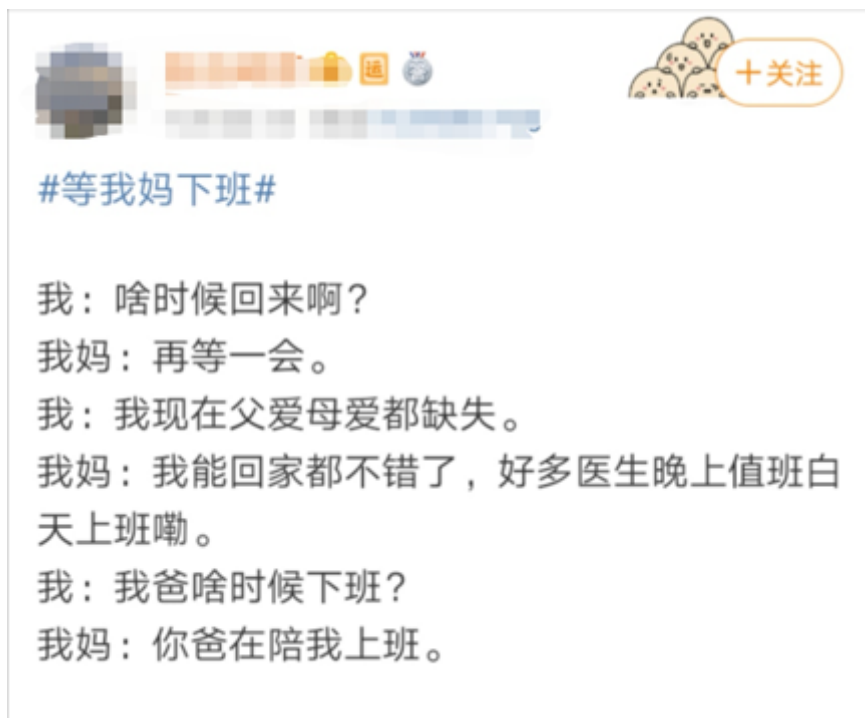
随着疫情逐渐漫开，小镇上的部分居民开始听信“封村封路”的谣言，甚至哄抢物资，口罩价格水涨船高，而镇上仍然可见不戴口罩出门的居民。“比较无奈，也是爸爸的无奈。”林博瑶说。

如果林博瑶一家的年夜饭是“速战速决”，那么许雯家的年夜饭则是“姗姗来迟”。许雯的妈妈是河南省一名内科医生，爸爸在食品质量管控行业工作。联系上许雯的时候已经将近深夜23时，而许雯还在等妈妈回家。“等妈妈回家给她做饭吃。”

加班是许雯妈妈近期以来工作的常态，除夕夜也是如此。当晚，许雯的父母姗姗而归，一家人剁馅儿、调酱，深夜十一点，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许家的饭桌。

许雯非常珍惜这种家人团聚的时刻。许雯是一名大二学生，大学地处四川，回家的机会不多。父母早出晚归，许雯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变得很少，她偶尔跟父母打趣，“我现在是父爱母爱都极度缺

失啊。”



在这场疫情爆发前，许雯一家本来有着非常丰富的新年计划：腊月二十八去买衣服，大年初一看电影，再约小姨一家去滑雪……而节节攀升的疫情数据让许雯一家变得“两极分化”：一边是风尘仆仆的父母，一边是终日宅在家里的子女。

许雯和弟弟经常会向妈妈抱怨居家生活的无聊，而妈妈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：“你觉得无聊的家，是多少医护人员想回却回不去的家。”

“我特别特别担心。”许雯连连说了两个“特别”。家里仅有一个N95口罩，许雯的爸爸已经连续戴了一个星期。在妈妈的手机里，许雯曾经刷到一条朋友圈。“有些医护人员把蓄了多年的长发剪掉，为了工作方便。”当时许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照片上的女孩子们剪着短发，笑靥如花，许雯知道，有些女孩子其实跟她差不多大。

为妈妈做饭

切菜，架锅，下油，颠勺，这是侯微每天必做的程序之一。一通忙活后，侯微从厨房里端出一盘猪肉炒莴笋，还有一道清蒸鲈鱼。侯微在准备妈妈的晚饭。时间估算得差不多的话，妈妈的敲门声应该在22点左右响起。

如果按照原本的人员安排，侯微的妈妈是不必在疫情的一线作战的。侯微妈妈已经57岁了，还有3年就可以退休。但在得知疾控中心没有将她安排在疫情应急组时，侯微妈妈有些急了：“经验也在，也还能干，能不能让我做点儿什么？”

进入应急组后，从大年初一至初七，侯微妈妈只有两个上午在家休息。

休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休息，对于侯微妈妈来说，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作战。侯微将妈妈形容为“记者”，“手机一响她就特别紧张。”侯微说，“基本上处于一个时刻紧绷的状态。”

侯微家住在河北省承德市，妈妈是当地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。承德市公交停运之后，妈妈的上班方式变成打车，但能否打到车却是一个未知数。不太幸运的时候，侯微妈妈需要步行近一个小时回家。

天气寒冷，天空有时会飘起小雪，而夜幕的降临让寒意加剧。“妈妈倒想得开，觉得就当锻炼了。”侯微说。



雪中承德（图源腾讯新闻）

母亲不介意，身为女儿的侯微却很心疼。侯微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，母亲职业特殊，无法时时陪伴。“非典的时候妈妈值班就把我扔下了。”侯微语气如常。

多年妈妈不在家的日子里，侯微磨练出了一身厨艺。闲暇的时候，侯微会戴上口罩去楼下的饭店买菜。摆摊的叔叔阿姨为人豪爽，菜价优惠，有时甚至冲侯微说：“你随便拿一些，给你了！”惶惶不安的疫情氛围里，这些点滴的细节让人倍感温暖。

“我差点想和医院吵架”

这不是李诗第一次在武汉过年——但从来没有哪一个年如同今年这样人心惶惶。没有年夜饭，也没有看春晚。“实在是没有心情。”李诗偶尔会抬头望向窗外，街道上几乎没有人，很久才会有一个人经过，戴着口罩，行色匆匆。

人口千万的现代都市，城市交通骤然封锁、停运，如同人体的血液停止流动。李诗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下楼了。

但不断上涨的感染数字下，总得有人迈出屋门，为改变现状做点什么。高中生李诗的妈妈是一名妇产科医生，这不是与肺炎直接相关的科室——但人类的分娩并不会因为突然的疫情而有所中止。

出行成了最现实的问题。刚封城时，市民自发组成志愿者团队，接送李诗妈妈等医护人士上班，如今是滴滴司机无偿接送。直至大年初六，李诗妈妈仍然每天在外奔波12小时。李诗很少在白天的时候见到妈妈，妈妈总是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已经出门。

与李诗的情况类似，穆清也很少听到爸爸的声音了。“总是开会，总是打电话。”穆清的语气里有些怨气。当得知爸爸可能被派上一线抗疫时，18岁的穆清忍不住爆发了：“我当时对爸爸说：我想和医院吵架。”

这是来自一个女儿的担忧。而担忧源自于对未知病毒的恐惧，更源于潜在的风险。穆清爸爸所在的医院几乎没有针对冠状病毒的防护设备，整个重症科室只剩下十几个N95口罩。没有防护服、防护镜，穆清爸爸几乎是赤手空拳地在与疫情搏斗。

“眼结膜是会传染的啊！”与好友的通话里，穆清忍不住哭出了声。

在穆清的眼里，爸爸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好父亲。“小时候我发烧挂水，他在抢救病人。”“烧饭不会，洗衣机也不会开，我读高三时连我老师是谁都不认识。”穆清一句一句地数落着父亲。

但爸爸绝对是一个合格的医生。任职重症科室数十年，穆清看着爸爸抢救了一条一条生命，也得到了一面面锦旗和感谢信。“我爸重症监护基本就没有救人失败过。”穆清语气里带着自豪。

穆清在等待着疫情结束的那一天。“爸爸说，疫情没有当年非典严重，肯定治得好。”

*文中所提黄沁、舒朗、林博瑶、许雯、侯微、李诗、穆清等人名皆为化名。

来源 | 南都周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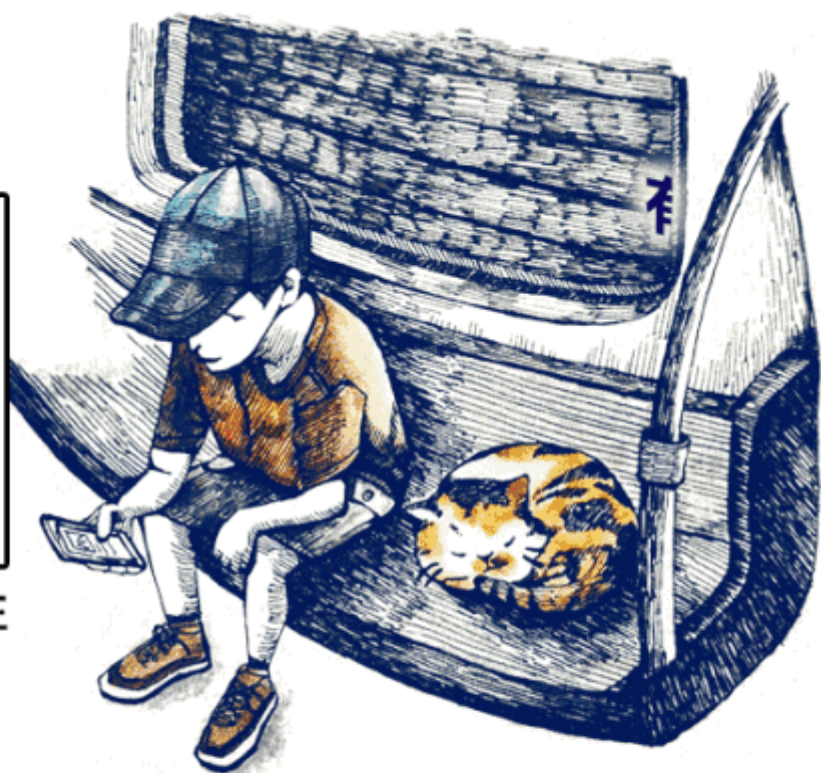
END

欢迎分享到朋友圈，如想取得授权请邮件：newmedia@nbweekly.com。如果想找到小南，可以在后台回复「小南」

试试看哦~



长按**喵星人**加关注



投稿 · 投广告 · 无事勾搭

✉ newmedia@nbweekly.com